

乡村记忆

# 家乡的花花草草

孙景璞

我生长在贫农之家，从小就在田野玩耍，挖野菜，拾烧草。对那些花花草草很熟悉，和它们打交道也很有趣。当年老一辈人教我们认识这些花草时，都是用的土名(俗名)。后来我才把这些土名对照成学名，并记录在笔记本上。这是我的一种学习方式，也是一种业余爱好。

一

茜草，又名血茜草、血见愁、茹蕈。我们叫它“碌苕”。它的茎有四个棱，还有倒刺。它的根黄红色，可做红色染料，也可入药。果实像两个小圆球紧靠在一起，熟后浅红色，我们常采而食之，甜丝丝的。我们也挖它的根，晒干后可当药材卖，卖得钱来买点小文具或小玩具。

荆三棱，也叫三棱草。茎直立，三棱形，一般都长在河滩土地里。地下茎成块状，含淀粉，可酿酒。我们叫它“参丹草”。两个人各持茎的一端，然后把它劈开，其茎就成了一个四边形，形似撑开的被单。我们当地叫被单为“参丹”，故名为参丹草。我们常采而玩之，特别是女生爱玩它。

鬼针草，又名婆婆针。一年生草本，茎四棱形，秋开黄花，瘦果线形，顶端有三四枚茎状冠毛，易附在人、畜身上而传播种子，很讨厌。但是它的全草可入药，民间用它治蛇、虫咬伤。那它就功过相抵了。

蒺藜，又名刺蒺藜、白蒺藜。我们叫它“节骨堆”。茎平卧，有毛，多生长在道旁、崖坡等干旱、瘠薄地方。夏天开黄花，果实为五分果，顶端有刺。赤脚走路，常被它刺伤，很讨厌。但是其果实可以入药，主治头晕目眩、目刺多泪、全身瘙痒，这也可以功过相抵了。

洋金花，又叫曼陀罗、风茄儿。一年生有毒草本，花漏斗状白色，果卵圆形，有硬刺，熟后四瓣裂开，传播种子。花叫风茄花，种子叫风茄子，花、叶、种子皆可入药。民间常以其果堵老鼠洞，老鼠也怕扎嘴，只好另寻他径。

酸枣，又名棘枣。茎有刺，有的还是倒钩。果实圆形，皮肉较薄，秋冬可食，特酸。核仁可入药，用于安神养心。

柘树，也叫黄桑、双柘。俗名芥针，灌木或小乔木，茎有长刺，茎皮为造纸原料，亦可制人造棉。果实红色小球形，可食，可酿酒。根皮入药，可清热凉血通络。木材做家具，花纹很漂亮。南柘北柘中的柘就是它。木材染黄赤色，称柘黄色。皇帝穿的黄袍、黄马褂，就是它染的色。

小蓟，俗名萋萋菜、刺儿菜。叶子有小刺，开紫色花。茎叶可食，也可做饲料。入药有止血、凉血功能，医生也用来治疗高血压。农村人在田间劳作

时，不小心弄破皮肤出血，采其叶挤烂敷之，可止血消炎。

姐姐脚。不知学名，多年生草本，开白色花，其花冠有个尖尖，像旧时妇女的小脚，故名。

节节草。形似木贼，木贼科，鞘状叶，鞘筒较宽松，易拉断，我们叫它“节骨草”。长在沙质土壤里，地上茎药用：清热利尿，明目退翳。

二

靠缠绕能力依附在某些支撑物上的，如牵牛花，也叫牵牛，俗名姜子花。一年生缠绕草本，叶似心脏形，前端三裂，秋开漏斗花，蓝色或淡紫色，供观赏。种子称“牵牛子”，黑色的叫“黑丑”，白色的叫“白丑”，都可入药。性寒，治水肿、腹胀、脚气、大小便不畅等症。

打碗花，也叫旋花。一年生缠绕草本，多依缠在小麦秸秆或其他高秆植物上，叶三角形，有长柄，花冠漏斗形，粉红色花，蒴果、根状茎可食用，也可入药，可酿酒、制饴糖。莱州民间以其花蕊中心的柱头形状来预测农业丰歉，平板状的表示丰收(平板为锨状，收粮时用)，叉状的表示歉收(叉状为木杈，挑草用)。还有一首民谣：“打碗花，打碗花，缠在麦秸上，缠在高草上，开花红艳艳，样子像喇叭，谁要采摘它，回家把碗打。”

靠根的能力扎在缝隙里，攀援向上。如：凌霄花，又称紫葳苕，落叶木质藤本，茎有气生根，可以扎进缝隙里，攀援而上。花如钟状，大而鲜艳，橙红色，上端五枚裂开，很漂亮，观赏性强，可入药。

靠吸盘能力攀援向上。如：爬山虎，也叫巴山虎、地锦、常春藤。茎的卷须有吸盘，可攀援墙壁或岩石，供观赏。根可入药，可治风湿性关节炎、偏头痛、便血等。

有味道的一是有甜味的，如地黄，也叫酒壶花、山白菜、山烟等，俗名甜酒叶。它的花朵呈筒状，像个喇叭，吸吮它有点甜味，俗名由此而来。根茎可入药，鲜者称鲜地黄或鲜生地，蒸后为熟地黄或熟地。

莱州民谣：“甜酒叶，遍地堰。喇叭花，红艳艳。吸花筒，蜜甜甜。你也吸，我也吸，吱吱吱，滴滴滴，就像喝酒把杯干。”还有白茅的根也有甜味，我们常食其根，嚼而吸之。

二是有怪味的，如龙葵，又名天茄子、黑姑娘，我们叫它“燕夜”。一年生草本，夏天开白色小花，浆果紫黑色。全草入药，主治肿毒、疥疮等症。也可配制农药，杀灭棉蚜虫。

山荻芦，也叫九里香青、地花椒，多年生草本，有香气，全草供药用，消肿解毒。莱州人叫它“山椒”，用它的茎拧成绳状，晒干，夜间点燃，用其味驱赶蚊虫。花椒、八角也属于此类。

往事如昨

## 难忘的呼准线

张凤祥

呼准线，是一条横亘在内蒙古草原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运煤专线，如今已是内蒙古煤炭外运的核心通道之一，更是大秦铁路这条“能源大动脉”的坚实后方。每年近三千万吨的运量，让黑色的煤炭化作了工厂的炉火、城市的灯光，成了祖国发展的“燃料”。而我，有幸成为这条线首批开通运营的铁路人，是始终揣在心底的骄傲。

2005年的深秋，我从集宁站的值班员岗位主动报名，成了呼准线的“拓荒者”。在此之前，我从练习生起步，把铁路行车的每个工种都摸了个遍，是集宁站里经验还算扎实的老职工。得知呼准线招人时，我没多犹豫：往大了说，是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召；往小了说，人到中年，总想着再拼一把，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新环境里撑起来。

我被分到了托克托站——呼准线124公里处的中间站，攥着盖着“运输管理部”印章的工作证，心里满是热乎劲儿：这条线，是真的被看重啊。

托克托站的值班场景：身着铁路制服的职工举着信号旗，身后是运煤列车与车站站牌。我们的任务是“看站”——线路虽通了，但初期没有固定车列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巡检信号机、擦拭道岔、盯着控制台的指示灯。一到晚上，工务和电务的工长回了自己的值班室，站房里就剩我们三个。没有电视，没有热水，我们裹着大衣挤在一张床上取暖，唯一的盼头就是调度电话突然响起：“有车过托克托，注意接发。”

只要有车来，再冷再困都能瞬间精神——毕竟是干铁路的，见不到火车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那时候没有大线上“眼看、手指、口呼唤”的规范流程，可我们还是拿着信号灯沿着股道走一遍，摸摸车厢挂钩、看看制动阀，确认没问题才敢放行。这份较真，是刻在铁路人骨子里的习惯。

一个多月后，令人振奋的消息来了：呼准线整体划归呼和浩特车站管理，我们的“运输管理部”搬进了呼市车站的办公大楼——终于从“地方铁路”回到了正规铁路的体系里！那天我坐在新办公室里，摸着干净的办公桌，觉得之前吃的苦都值了。

紧接着，大列试验开始了：先是五千吨重载列车呼啸着驶过托克托站，接着是一万吨大列的轰鸣声震得铁轨发颤。我站在站台上举着信号旗，看着长长的煤列像巨龙一样穿过站场，心里的激动没法形容——我们守过的冷站、熬过的寒夜，终于成了这条能源大动脉的一部分。

我们是呼准线的见证者，更是它的一部分。这条线，这段日子，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勋章。

怀故人

## 故侄王仁道

夏仁胜

王仁道是我的异姓侄子，同乡同里，少小便识。他属鼠，我属牛，他大我13岁。他和我先后从军入伍，半生交集虽疏阔，心灵相契却不寻常。

仁道人伍早，一袭军装映得全村添英气。一年后他成为炊事班班长，外人只道“管饮食是美差”，其实他每逢节假日斜背挎包返村，囊中非金银珍馐，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白面馒头、白菜猪肉馅的包子。仁道会先奉于老母床前，再分与邻里稚子。我彼时八九岁，品尝他给的包子，油汁沾唇，面香沁脾，方知除穷年累月的玉米粥外，尚有这般暖腹之物。后来我也投身入伍，就是受到仁道影响，不是图军衔之荣，实在是羡慕他“怀孝悌之心、行敦睦之事”的做人底色。他转业大西北站稳脚跟后，便接老母、妻儿同往，免却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之憾。乡里人赴西北谋事，他皆管吃管住，不求回报。

后来我转业到烟台，履职电视台，仁道也携家人归故里定居。我喜涉文苑，编剧著书，略有些许名声，觉得仁道事迹可以做一做，他却婉拒说：“三叔，我本就是个农民，孝母助邻是为人本分，如果借此求名，反失初心。”他目光炯炯，让我想到村东未被污染的井水，澄澈见底，也感叹真正的善举，从不需要镁光灯的照耀，从不会将德行当作勋章。之后，村中集资修路，我打算捐资，孰料仁道却先行一大步。我们二人心有灵犀，相视一笑，无需多言，皆知彼此心中“根在乡里，当报桑梓”的执念。

再后来，他见村西山头祖宗坟茔荒芜，黄土裸露，又动员子嗣捐善款，打机井、栽林木、建凉亭，不辞辛苦。从而乡里多了一处绿荫之地，扩展一席祭祖之所，让后辈们拥有了一片好山好风水。

仁道晚年久病卧床，我曾几番探视，见他七尺男儿之躯，竟骨瘦如柴，面目憔悴。苍天无情人有情，仁道的儿女、外甥孙女们，一个个床前床后，端水端茶，百般照顾。然而，仁道还是走了。

他辞世之后，我曾多次回村，见他倡导所植的林木已亭亭如盖，所修的道路坦坦荡荡，所建的凉亭巍巍而立，乡亲谈及他都是感慨钦佩之词。仁道的子女，都很有出息，为官无官僚之骄气，从商无商贾之油滑，这都是他平日言传身教的功劳啊！我敢断言：有这等家风传承，远比留下万贯家财更珍贵。

我已七十七岁，鬓发皆白，执笔作文常感力不从心，但为仁道写祭文，却文思泉涌。原因就在于，仁道人如其名，一生本就是一部厚重的书，写满真诚与担当、道义与初心。